東甌張文忠公奏對稿卷之八

奉對　聖諭

臣欽蒙

聖諭云倫以訓講尚書康誥篇內一節中解心學云後世心學不明却將善心看作慈悲憐憫意思一切寬縱了不知所謂如何但慈悲憐憫爲事非孔子之道却是釋門之爲其所謂將善心看作慈悲憐憫不知指此否如指此爲言便當明解出如不以此不知指何臣謹

按周敦頤曰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賊滅無倫矣故得刑以治夫人君之尊如天運於上仁以育萬民義以正萬民即天之有四時者也武王告康叔曰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不憝又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元惡大憝刑殺之不可緩正聖人法天之謂也故舜德好生然必誅四凶孔子以愛人爲仁然必誅少正卯皆仁義並行之道也今倫以訓講解其末節乃發明餘意有云後世心學不明却將善心看作慈悲憐憫意思一切寬縱了大意願爲人君者於元惡大憝之人刑罰無赦但以慈悲憐憫四字爲言意圓語滯實欠分明夫慈悲二字誠如聖諭乃釋門之爲昔梁武帝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

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晝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於主家有司不敢搜捕此溺於慈悲之弊也若憐憫二字與慈悲又大不同乃孔子之道也昔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謝氏又爲之說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哀矜也者正憐憫之謂也倫以訓之意恐別無他指只是不得明白解說耳又　聖諭朕惟武王之告康叔明德愼罰以求本心之原處至此乃說善本人固有者夫所謂用其善心必自敬始苟有所不敬則此心未免爲不善而德雜不純刑濫不中矣至於後世心學不明者非不識善心乃不知其返善耳善者性之本亦非心之本也因其性之善行出事類未皆不善實性分中來如認作善心恐難致力能盡本性之善致其

心之敬然後德自明而刑賞之際始無公私之累矣臣謹按程頤有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眞德秀曰人君能內主乎敬而凡古人所以自警之具如湯武之銘筆之翰墨設之屏障可也使人諷誦入耳著心可也燕閒永日毋深居中禁而時御便朝使儒臣環侍迭陳規益如衛武公之自警可也魯廟之器倣而爲之設于宥坐以致滿盈之戒可也不寧惟是宮庭宴樂以古者獻酬之禮而易今之舉觴命醻以古者房中之樂而代今之樂府歌辭惟所欲爲孰曰不可內外交養動靜弗違而心有不正者未之聞也由是觀之則　聖諭所謂用其善心必自敬始與夫致其心之敬以盡本性之善者誠聖學之至切要者歟夫人之性原於天天所賦無有不善性善則情亦無有不善而心則統性情者也夫元亨利貞天之道也仁義禮智人之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人之情也孟軻

氏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於此可見心統性情者也　聖諭謂後世心學不明者非不識善心乃不知其返善耳善者性之本因其性之善行出事類未皆不善實性分中來如認作善心恐難致力誠又開示人以心學者歟夫武王告康叔曰爾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陳氏爲之說曰能慎罰者汝之心欲汝慎罰者我之心我之心惟欲以德行罰耳我之與汝心實相知所以深相符契相戒飭也此說本是正意蔡沈註乃謂爾心之善固朕知之朕心朕德亦惟爾知之於心之一字乃多加一善字夫心既說有善則便有不善者故來慈悲憐憫之說何曾能說到性分上來孟軻氏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只是就性分上說未嘗就有善心有不善心若舍性不言而只言心便將善

心認作不刑殺之心不善心認作刑殺之心
誠如　聖諭恐難致力者也只當自仁義禮
智性分上求之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
使情之所發各得其正心無不正而天地正
大之情可見矣由是以達之行政用人之間
則禮天叙也樂天和也賞天命也罰天討也
泰和雍熙之治端在茲矣茲承　聖諭令臣
等看其是否開陳所謂以釋朕疑臣伏讀三
思仰見大哉　皇言一哉　皇心所謂範圍
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者也夫復何
言第有問不敢不對極知冒昧無所逃罪惟
聖明亮察采納焉

辦巡撫蔡天祐事

昨忽承桂萼抄示　御札一通內論更代大同巡撫蔡天祐事宜令將此意與獻夫承勛及臣計之或臣有見即便回告臣伏讀聖諭仰見　廟謨雄斷明見萬里然猶不自滿假疇咨衆言眞非堯舜之君不能也臣嘗切記昔者大同之變固由於巡撫張文錦叅將賈鑑處置乖方所致然欲誅之者當上告

天子以暴其罪可也不宜擅自殺之擅殺巡撫
主將自叛亂也當時執政大臣又當申
天子號令以正其擅殺之罪可也不宜專主撫
之以奬亂也彼時所在將官有朱振者曾犯
極惡死罪得脫爲亂衆所推立爲主將却脇
朝廷從之又欲脇用罷閒都御史楊志學爲巡
撫時臣孚敬與蕚方被　召至京爲學士嘗
每同與費宏等極論曰如此姑息則　朝廷
紀綱蕩然矣後　朝議惟舉蔡天祐補之當
軍士叛亂之餘儘能推誠以安反側後朱振
用事日益驕橫因朔方失事御史杜民表劾
之彼遂自陳求解兵柄臣時爲兵部侍郎曾
與楊一清論曰朱振罪大惡極之人爲叛軍
立爲主將不急去之終貽　國家憂一清深
以爲然且曰人有謂若去朱振恐起彼軍士
疑異之心而叛亂必將復作尚書王時中左
侍郎王詡亦皆以爲不可急去須徐處之或
陞調之乃可臣彼時奮然曰　朝廷設立本

兵之地易一偽將尚不敢擔當何以示四方
乎且朱振既有罪當明目聲說去之況今懼
罪自陳豈必徐處之假陞調以行姑息之政
乎臣復以語一淸遂同主去之衆論稱快今
既三餘年矣亦未聞大同因朱振之去有他
故也今蔡天祐乃　朝議公舉與朱振不同
臣亦詢訪之聞其在彼善撫地方得軍士心
今有一等之人惡天祐者咸謂不能振舉有
失邊務欲爲更代殊不思漢龔遂有言曰治
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故班超爲漢都護
立邊功最盛後任尚代之問於超曰小人猥
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
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使禦邊屯而蠻
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嚴急水淸無
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
大綱而已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
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臣以爲班
超尚寬竟成邊功任尚尚嚴竟失邊和今張

文錦及賈鑑似任尚蔡天祐似班超古今得
失明驗不可不辨也又有一等愛天祐者咸
謂其處危疑之地當早爲脫身計亦欲爲更
代之者此爲天祐謀則善矣恐非善爲　國
家謀也但蕚之言亦有所聞一念告
君之誠　聖明宜有以諒之獻夫承勛所見
臣未及預計今
聖諭云巡撫不能修舉所務吏部便當明言更
之如欲因以爲去之之宜而　朝廷亦似行
姑息之政也又　諭云橫卒夷賊欲亂則不
可止勿爲亦不爲所逼豈在一更代乎臣伏
讀之餘仰
皇上純心用賢推誠立政眞
帝王之道也又近來屢有
明旨久任巡撫令甘肅都御史唐澤臣聞在彼
行事亦甚合人心且到任未及二年茲復推
用戶部侍郎夫大同甘肅皆邊方要害地也
巡撫既得人決不宜數易更乞

聖明通加 裁察臣愚見如此不敢不言也

勸寬宮人罪

伏讀 皇上

親製露告 天地及告 三殿之文實皆遇災

而懼反躬自責之誠 天地

祖宗未有不申重而保佑者也臣復何慮第臣

忝居輔導之職宮中府中事關一體治內治

外誠切一心有不容默者稽諸此 宮所之

災弘治間亦嘗有此固或然之數而罪之所

由有必出於宮人不能謹防者也夫禁中按

治必有常法臣切慮
聖躬震驚之餘未免有加　聖怒若或按之
太甚則女子之計無所出責之過衆則小人
之罪無所容者君臣上下休戚相關故臣又
不能無過慮者焉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
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朱熹註云此
小人謂僕隷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
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子思作中庸
有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

謂之和夫喜怒哀樂本皆情也但喜樂多所
以適安忿怒多至於傷損況人之養生以飲
食爲主而脾乃傳化飲食之官故喜樂多滋
脾而忿怒每傷肝也古之王者以樂侑食雖
魯君有亞飯三飯四飯之官蓋脾性喜音樂
故樂作則脾動脾動則飲食易於消化肺爲
氣主而聲氣出焉肝肺連屬故忿怒生肝而
多咳嗽此固養生者之當知也宋葉時曰厚
我則可以厚蒼生安身則可以保國家也

皇上壽考萬年　子孫千億爲　宗社生靈無
疆之休者端在是矣程頤爲講官嘗言於宋
哲宗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
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
德性
皇上不殖貨利不邇聲色誠爲堯舜性之又非
特湯武反之者也宦官宮妾之親固已脫然
無所累矣第臣居保傅不能有孝有德有馮
有翼實大有孤
皇上賢士大夫之接者矣臣修省待罪敢輸惓
誠惟
聖明亮察焉

宮災四事疏

伏承聖諭以宮內所被災豈無其由令臣當指陳之庶知所修省臣反覆思惟迨今七日恭惟皇上聖德日新皇天所鑒固無可得而指陳者也咎在臣下而已漢劉向在成帝朝嘗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宋歐陽修曰所謂災者被於物而

可知者也水旱蝗蝻之類是已異者不可知其所以然者也日食星孛之類是已孔子於春秋紀災異而不書其事應蓋謹之也以爲天道遠非諄諄以諭人而君子見其變則知天之所以譴告恐懼修省而已矣若推其應而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則將使君子殆以爲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臣竊念比來水旱蝗蝻日食星孛之類連見疊出又非特宮所之災而已今

皇上以爲豈無其由是誠敬　天不敢自忽之心然必求某事之爲某事之應則固未免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必將惑焉而茫無修省之地矣此臣所以益不敢妄有所指陳也孟軻氏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今日先務所當急者惟在保　聖躬廣

聖嗣崇　聖學宏　聖度四者而已臣竊惟

皇上日親機務勵精圖治尚宜節思慮慎寒暑時寢膳適遊觀此則保　聖躬之大端也

皇上日篤孝思繼　統承　祧尚宜嗇精神擇
妃嬪克和樂溥恩愛此則廣　聖嗣之大端
也　皇上日御講筵寒暑無間尚宜玩理義
養心志審講解篤踐履此則崇　聖學之大
端也　皇上日臨百官英明莫欺尚宜平好
惡愼舉措察讒譖宥過誤此則宏　聖度之
大端也臣伏願
皇上以此四者日加之意焉耳中庸所謂致中
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若夫咎在臣下者細
數之恐多涉於虛文過求之又難爲實行惟
在各自反自修而已臣已請
皇上傳諭六官條陳然未即承　明諭者豈
聖明之意亦既察及於此耶臣下各亦惟自反
自修而已

卜相

切惟予奪用舍人君御世之大柄非臣下所敢與者夫以臣之凡庸且濫居斯地於人何所不可豈敢妄有所議擬但臣受 皇上心膂之托且 明諭令臣直言可否故臣旣有所聞不敢不以直對孟軻氏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左右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

然後去之然則鬼臣之賢否惟在　皇上加
察之而已固不可以臣一人之言弗可而或
失人也申包胥曰人衆則能勝天天定亦能
勝人今　聖明在上善善惡惡如　天之昭
鑒
聖諭謂人未有勝天者似不必以此患之則誠
然矣然其幾又不可不早見而預慎之也昔
宋神宗問於韓琦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
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
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又哲宗時熙豐舊
臣爭起邪說以惑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
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蘇轍上疏曰君
子小人勢同氷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
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則
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此輩若返
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
禍蓋不足言所惜者祖宗朝廷也厥後神
宗以曾公亮之薦用安石遂成熙豐之禍

哲宗以呂大防之薦用楊畏遂成紹述之禍
可不慎歟　聖諭謂內閣事務誠爲繁重朕
所謂不過君臣相保耳非有他也臣伏讀至
此不勝感泣臣切謂內閣事務誠爲繁重
君臣相保自古所稱惟願　聖明簡拔忠良俾
臣得以同心輔政以免獲罪於
堯舜之世實臣之至幸也又
聖諭如卿知者當爲薦用況卿之職所當勿隱
夫以人事君臣子之職不祥之實蔽賢者當
之臣不敢不勉今夫顧鼎臣之外
聖諭所及者有方獻夫霍韜李時徐縉董玘之
五人焉臣實不敢意必於獻夫於韜也茲
聖明俱已鑒別臣復何敢輕言昔魏文侯問卜
相李克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
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
足以定之矣
皇上於數人中持此道以求之早　賜簡拔以
克內閣任使如臣者亦但可備數而已臣實

不勝願望惶懼之至

祭天地日月從祀疏

謹按古者冬至祀天於南郊之圜丘夏至祀地於北郊之方澤圜丘以象天方澤以象地至敬不壇掃地而行事其禮極簡至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又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郊必以冬至而配以祖者冬至一陽初生以人物之本乎天與祖也明堂必以季秋而配以父者季秋物成之時以人物之成形於帝與父也夫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

也故以后稷配焉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以文王配焉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秦人燔書滅學仍西戎之俗立四時以祠白青黃赤四帝漢高帝因之又增北時兼祠黑帝至於武帝有雍五畤之祠又有渭陽五帝之祠又有甘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帝之祭則未嘗舉行至元帝時王莽諂事元后傳會昊天有成命之詩合祭天地同牢而食其褻尤甚唐開元制禮則專主合祭宋太祖乾德元年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神宗元豐中罷合祭哲宗紹聖徽宗政和間或分或合高宗南渡以後惟用合祭之禮元成宗大德六年建壇合祭天地五方帝九年始立南郊專祀昊天上帝泰定中又合祭然皆不親郊文宗至順以後親郊者凡四惟祀昊天上帝

國朝 太祖高皇帝建圜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天建方丘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祀地俱

配以 仁祖而中都亦有南北丘之制洪武
十年春始議定合祀之禮即圜丘舊址爲壇
以屋覆之名 大祀殿于時尚未成暫合祀
天地于 奉天殿至十二年正月乃合祀于
大祀殿 列聖相承皆以 太祖 太宗並配
論者謂上爲屋即周之明堂也下爲壇即周
之圜丘也是亦孔子從周之意也又 聖諭
聞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今 大明壇當與
夜明壇異可也又 日月照臨下土其功大於
太歲等神何 太歲等神歲二祭而 日月星
辰止一從祭焉欽此臣謹按記曰王宮祭日
也夜明祭月也祭日于壇祭月于坎以別幽
明以制上下考之古者祀日月其禮有六郊
特牲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一也
玉藻曰朝日於東門之外祭義曰祭日于東
郊祭月於西郊二也大宗伯肆類于四郊兆
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三也月令孟春祈來
年於天宗天宗日月之類四也覲禮拜日於

東門之外及祀方明禮日於南門之外禮月於北門之外五也雪霜風雨之不時則禜日月六也說者謂因郊蜡而祀之者非正祀也類禜而祀之與覲諸侯而禮之者非常祀也惟春分朝之於東門之外秋分夕之於西門之外者祀之正與常者也蓋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故祭以二分爲得陰陽之義也秦祭八神六日月主七日日主雍又有日月廟漢郊太乙朝日夕月改周法常以郊泰畤質明出行宮東向揖日西向揖月又於殿下東西拜日月宣帝於成山祠日萊山祠月魏明帝始朝日東郊夕月西郊唐以二分日朝日夕月於國城東西宋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爲大祀元於郊壇從祀祭日月其二分朝日夕月皇慶中議建立而不見施行國朝既於郊從祀日月又稽古者正祭之禮築壇於國城東西用春秋分朝日夕月且以星

辰同祀於月壇焉又按 國朝既於 圜丘
以 太歲風雨雷師從祀且增 雲師於風
師之次復以春分驚蟄秋分後之三日專祀
本歲 太歲及風師雲師雷師雨師于國南
羣祀壇 遣官降香行禮後又以孟春 郊
祀時諸神既預祭壇內定以仲秋祭社稷後
擇日祭之具載舊典今日月歲止 郊壇一
從祭而春秋分朝日夕月并星辰同祀月壇
正祭之禮皆不復舉行於此似見得 太歲
等神歲却有二祭而 日月星辰却止一從
祭焉實緣朝日夕月之禮闕而不講故也

郊社分合議

稽諸周禮則　聖祖初定分祭之禮實爲復古後議定合祭誠莫知所因也臣考之天地分祭合祭之說自古爭辯之者多矣宋神宗以合祭圜丘爲非典禮之正詔令更定陳襄等上言曰周禮大司樂以圜鍾爲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鍾爲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示又大宗伯以禋祀實柴槱燎祀其在

天者而以蒼璧禮之以血祭沈貍疈辜祭其在地者而以黃琮禮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倣其形色此二禮之不得不異也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出得以通精誠而逆福釐以生烝民以阜萬物此百王不易之禮也去周既遠先王之法不行漢元始中姦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合櫝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濶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垂之本朝未遑釐正恭惟陛下恢五聖之述作舉百王之廢墜臣以謂既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祀於是神宗詔禮官講求始罷合祭親祀圜丘而親祀北郊之議雖定尚未及行也哲宗時詔議北郊典禮蘇軾則主合祭之說曰恭覩陛下近者至

目親祀郊廟神祇享答實蒙休應然則圜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更改竊謂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圜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爲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祀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爲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圜丘獨以爲不可則過矣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爲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劉安世因議云蘇軾謂合祭圜丘於禮爲得不可復改臣等謹按古者求神以類天陽物也地陰物也歲月日時方位牲器樂舞皆從其類今於聖人成法則棄而不行猥用王莽不經之說至引夫婦同牢

私褻之語黷亂天地又引昊天有成命之詩以爲證臣等竊詳此詩終篇未嘗有合祭之文序乃後儒之辭亦謂成周之世圜丘方澤各歌此詩以爲樂章耳議者造爲險語以動上聽又引禍福災咎之說刼持朝廷必欲從已甚無謂也大抵臣等所守乃先王之正禮而蘇軾之議皆後世之便宜權之與正決不可合伏望聖慈詳審其當上以體神考之志下以正千載之惑豈勝幸甚方送同議官簽書其徒馳告軾曰若劉承旨議上決恐難答時蘇轍爲門下侍郎遂白轍令請降旨罷議狀竟不得上程頤嘗曰元祐時朝廷議行北郊只爲五月間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爲難行不知郊天郊地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凡物皆尚純藉用藁秸器用陶匏服用大裘是也地則資生安可亦用大裘當時諸公知大裘不可服不知別用一服是時蘇子瞻便據昊天有成命之詩謂郊祀同文潞公便謂

譬如祭父母作一處何害曰此詩冬至夏至皆歌豈不可耶郊天地又與共祭父母不同也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時耶臣備考宋史初詔議北郊典禮時蘇軾主合祭之說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之說從之者四十人當時是非在人心者固自可見而蘇軾與弟轍乃卒能使安世等之說不行而先王大典不復明於後世是可歎也故朱熹嘗曰天地合祭于南郊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我 聖祖初定分祭 天地之禮實爲萬世不刊之典也而後復改議者寧無爲蘇軾之說者乎但 聖祖之制已定無復敢輕議臣自幼嘗聞山林老儒尚有能論及是者而在位之臣並無一人敢言其視宋人多是安世之說者又大有不同矣苟有一二知禮者執論其間則羣排衆咻將無所容身矣

郊社配享議

謹按朱熹曰周禮有圜丘方澤之說後來人却只說社便是后土見於書傳言郊社多矣某看來也有方澤之祭又按記曰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又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觀此則社之名不同中庸所謂郊社之社固自祭地而言而右

社稷之社實大社之社也夫社稷土穀之神
有德者配食焉故社之名雖異其神則同以
勾龍配之稷以周弃配之蓋勾龍有平水土
之功故配社祀之弃有播種之功故配稷祀
之自三代以來歷漢唐宋未之有改也按
國朝洪武十年八月命禮部議大社大稷之制
尚書張籌奏請罷勾龍與弃配位謹奉
仁祖淳皇帝配享大社大稷以成一代之盛典
以明祖社尊而親親之道　聖祖從之遂命
改作社稷壇于午門之右其社稷共爲一壇
大社神牌居東　大稷神牌居西俱北向
仁祖神牌配神西向洪武三十一年後更奉
太祖配神洪熙後始奉　太祖　太宗同配臣
嘗復思此禮誠莫知所謂但曾經　聖祖更
定不敢輕議今承　聖明下問臣不敢不以
正對竊謂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又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固尊尊親親之禮也
國朝既尊

太祖　太宗以配享　天地而又以配　社稷
尊尊親親之禮果如是乎設如以社有地道
焉自古亦未有尊祖配地之禮也今夫　國
門之內左　宗廟右　社稷揆之以禮
太祖　太宗既正享　宗廟之祭於　國門之
左　又安可配享　社稷之祭於　國門之
右耶竊疑實欲尊之若將卑之也實欲親之
若將疎之也於義容有未安

議親蠶

今日伏承　皇上納夏言之奏舉親蠶典禮
又欲親祀　先農即　降勑旨毅然舉行臣
何幸復見古先聖王盛制無任欣躍臣謹按
周制天子孟春之月乃擇元辰親載耒耜帥
公卿諸侯大夫躬藉田千畝於南郊以供粢
盛仲春天官內宰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于
北郊以爲祭服此正與祀　天南郊祀　地
北郊典禮相表裏者今夏言之奏及此實

天啓之以爲之端也
聖諭備示 聖母勤儉性自 天成之 諭
中宮皇后之意則宛然成周家法所以守成業
以致 盛治者端在是也臣卽與李時面議
勅下謹當如古制議行

議祀先農先蠶

謹按古炎帝因天時相地宜斲木爲耜揉木
爲耒始敎民藝五穀而農事興焉故號神農
氏今所祭之 先農卽神農無疑也又按軒
轅黃帝元妃西陵氏始養蠶記云皇后祭先
蠶註云卽西陵氏也又漢皇后祭先蠶其神
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雖爲說不同
要之先蠶氏只是古者始蠶事之婦人也夫
先農是神農氏祀用大牢宜 天子躬親行

禮若先蠶之神本是婦人又祀用少牢止宜
皇后行禮而已按唐開元皇后親蠶禮其祝文
曰皇后某氏敢昭告于先蠶氏惟神肇興蠶
織功濟黔黎爰擇嘉時式遵令典謹以制幣
犧齊粢盛庶品明薦于神尚享此儀可參用
也

議立蠶壇蠶宮

切惟　慈息殿以具服殿爲之從簡也以掌
禮房爲蠶宮令衙門當其所也但採桑壇并
鑾駕庫二者臣亦與時議恐不可省按唐開元
禮皇后至採桑位尚功奉金鈎自北陛升壇
進典製奉筐受桑皇后採桑三條止觀此則
採桑壇古制所有所以別等威也又　聖諭
北郊不過行禮採桑而已非齋宿之地則
鑾駕庫宜不必建臣愚又恐　皇后親蠶一日

之間或陰雨不測則　鳳輦并儀仗皆無所
安置未免霑濕失容又東南角有鐘樓東北
角有蠶宮令衙門西北角有宰牲亭西南角
有
鑾駕庫四隅似亦相稱

天地分祭議

竊惟　天地分祭之禮具載周禮　聖明見
之決矣臣愚無庸言者但今不知禮者牽合
附會妄非聖賢經傳賊道之甚不可不一一
以破其私也且如王汝梅等引虞書類于上
帝之言以爲天地合祭自虞舜已然此仍宋
蘇軾及
國朝丘濬之誤也臣謹按書類于上帝乃舜即
位之日祭告于天註云郊祀者祭昊天之常

祭非常祀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爲之故曰類舜卽位之日告天正非郊祀之常祭故曰類于上帝何嘗有天地合祀之說也又引周書召誥用牲于郊牛二註云郊謂祭天地也遂謂二牛一祭天一祭地此仍宋蔡沈之誤也臣謹按古註疏云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觀此則知二牛者一帝牛一稷牛也非謂合祭天地而用二牛也王汝梅等爲說謬妄大都類此

聖明已自察之臣不敢細辯也又今日臣會方獻夫彼亦謂周禮不足信初無北郊分祭之說臣謹按禮記有郊特牲之文曰特牲謂祭天止是用一犢其不祭地可知又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又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載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旂有十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夫曰迎長日之至則祭天以冬

至明矣曰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則方丘兆於北郊就陰位也明矣曰王被衮以象天曰則天數曰明天道則地之不與南郊之祭也又明矣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合是觀之則天地之不可以竝事也益又明矣又獻夫以祭社即是祭地此說亦誤夫若以郊社竝言則社即是祭地中庸所謂明乎郊社之禮是也夫禮有大社有王社有國社有侯社有置社不同臣已嘗備言之記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牖下答陰之義也又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敎民美報焉夫曰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正今日祭社之禮也夫曰社所以神地之道正以社雖有不同皆地道所在也夫曰尊天而親地也故敎民美報焉正見得唯天子爲能祭天饗帝故曰尊天自天子諸侯大夫

以下皆得隨所在爲社而祭之故曰親地非謂祭社即是祭地也故朱熹曰周禮有圜丘方澤之說後人却只說社便是后土見於書傳言郊社多矣其看來也自有方澤之祭或問郊天冬至當行耶程頤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卜耶天地分祭實禮之正聖經賢傳具載明白今之言禮者不明周官之制而襲衰漢之陋不主程朱之說而踵蘇軾丘濬之謬臣自有不容已於言者也

郊社樂律祭服議

一胡宏所論周禮樂六變而天神降樂八變而地示出焉豈君子知禮之言類如巫祝造惟之辭也臣謹按宋陳襄曰周禮大司樂以圜鍾爲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鍾爲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示夫祀必以冬日至者以其陽氣來復于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鍾于震之宮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圜鍾者取

其形以象天也圜鍾爲宮三變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各一變合陽奇之數也祭必以夏日至者以其陰氣潛萌于下地之始也故宮用林鍾于坤之宮以其萬物致養于坤也而謂之圜鍾者取其容以象地也圜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宮爲羽各二變合陰偶之數也又楊氏曰周禮大司樂言樂六變則天神皆降者至和感召融液貫通上帝降鑒而百神皆降猶鑾輿順動而千官景從者理也朱熹曰大司樂言圜鍾爲宮則天神可得而禮可見古人察得義理精微用得樂便與相感格此乃降神之樂如舞雲門乃是獻神之樂荀子謂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麄者亦有此理又虞美人草聞人歌虞美人詞與吳詞則自動雖草木亦如此由是觀之則大司樂之制樂義各有所取此上下神祇所由格也信如胡宏所謂巫祝造怪之說則凡祭祀所謂迎神以

至送神似皆不必用樂矣又吳澄以大司樂禮天神地祇人鬼於五聲皆止用其四而無商聲而詆周禮爲非或問禮祭不用商音或以爲是武王用厭勝之術朱熹曰嘗見樂家言是有殺伐之意故祭不用然也只是無商調不是無商音他邢奏起來五音皆在觀此則大司樂實周禮無疑自胡宏二人以合祭之說爲是故反覆力詆大司樂之說爲非所以陰壞其圜丘方澤之禮夫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書反詆爲不經之說多見其不知禮也

一丘濬之論多宗胡宏吳澄之說其云司服掌王之吉服止有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之文無有所謂后土地祇之服由是觀之合祭天地其神有兩而主祭惟以一人惟其祭之一所服之服則一而已臣謹按大明集禮所載祀地祭服條云祀地之服經無明文鄭註亦嘗及之賈公彥以爲當同祭天之禮

服大裘杜氏通典亦同其說長孫無忌則謂
周郊祀被衮以象天載冕藻十有二旒月令
孟冬天子始裘冬至報天服裘可也夏至如
之何可以服裘祭地惟當服衮章耳終唐之
世卒用大裘宋元豐間陸佃以爲冬祀昊天
中裘而衣衮夏祀地祇當去裘服衮以順時
紹聖間又用黃裳言北郊盛暑之月難用袷
衣依衮冕制度改用單衣信齋揚氏曰賈杜
服裘之言特未嘗深考其故豈有夏至陽極
之月而可服大裘哉遂使後世因是而廢北
郊之禮斯言啓之也惟長孫無忌之言信而
有証矣　國朝夏至祭地
皇帝服衮冕其時司服亦如祀天禮今備載可
証也臣竊謂大司樂司服皆周禮也大司樂
所載本有圜丘方澤之制而反不信其所有
司服所載本無祀地用裘服之制而反信其
所無此皆叛經害理之甚者也臣不敢不辯

奏對稿　卷八